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国语言学文库

第三辑

现代汉语 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

XIANDAI HANYU DONGCI ZHIJIE ZUO DINGYU YANJIU

李晋霞 著

————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国语言学文库》第三辑

继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
明清及近现代
当代学者著述

300种·前半部分

(第1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学者著述)

ISBN 978-7-100-09411-9

现代汉语

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

李晋霞 著

IXAHDAI HANYU DONGCI-JIACHE SHI DINGYU YANJIU

宾语兼定语的句法特征与语义分析

李晋霞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7-100-09411-9

9787100094119

商務印書館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 / 李晋霞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中国语言学文库. 第3辑)

ISBN 978 - 7 - 100 - 05541 - 3

I. 现… II. 李… III. 汉语—定语—研究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7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著 李晋霞

XIÀNDÀI HÀNYÙ DÒNGCÍ ZHÍJÍE ZUÒ DÌNGYÙ YÁNJIŪ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

李晋霞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541 - 3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 17.00 元

序一	张国宪
序二	李宇明

目 录

第 1 章 概論	6
1.1 结构特点	6
1.2 研究现状	8
1.2.1 动词能否直接做定语	8
1.2.2 动词的词类与功能属性	11
1.2.3 动名组配的音节模式	13
1.3 主要分歧	25
1.3.1 语法单位的定性	25
1.3.2 动词的句法功能	28
1.3.3 直接做定语的动词是不是动词	31
1.4 本书的理论、方法和主要内容	31
第 2 章 典型性对定中“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影响	33
2.1 名词的典型性	33
2.1.1 生命度	34
2.1.2 具体度	35
2.1.3 个体度	37
2.1.4 自足度	38
2.2 动词的典型性	45
2.2.1 动词的典型性	45
2.2.1.1 及物性	45

2 目 录

2.2.1.2 变化性	48
2.2.1.3 有界性	50
2.2.1.4 动作性	53
2.2.2 构造方式与“界”性特征	54
2.2.2.1 附加式动词	54
2.2.2.2 联合式动词	56
2.3 小结	58

第3章 格式义对定中“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制约	60
3.1 格式义	60
3.2 格式义对动词的制约	61
3.2.1 客观性	61
3.2.2 具体性	64
3.2.2.1 行为动词与非行为动词	64
3.2.2.2 特征动词与非特征动词	64
3.3 格式义对名词的制约	67
3.3.1 语义场	67
3.3.1.1 分类义场	68
3.3.1.2 家族相似性义场	68
3.3.2 非语义场	70
3.3.2.1 专有名词	70
3.3.2.2 限量名词	70
3.3.2.3 “v+n”式名词	71
3.3.2.4 “a+n”式名词	72
3.3.2.5 通称名词与非通称名词	72
3.3.2.6 泛指名词与非泛指名词	72
3.3.2.7 语义非自足名词	73
3.3.4 分类性	75
3.3.5 意义互选性	77

目 录 3

3.5.1 从名词看动词	77
3.5.2 从动词看名词	80
3.5.3 不能首先激活定中关系的动名组配	81
3.5.3.1 动宾缺省	81
3.5.3.2 定中冗余	82
3.6 构造方式与概念层次	83
3.6.1 联合式与支配式	85
3.6.2 联合式与附加式、补充式	88
3.7 小结	90
第4章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语义关系	93
4.1 语义关系分类	93
4.2 语义角色对结构类型偏向性的制约	95
4.2.1 优先序列	98
4.2.2 与“充当主语、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的对比	107
4.3 非格关系“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	113
4.4 小结	114
第5章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理解因素与认知特征	116
5.1 定中“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属性	116
5.1.1 语法属性	116
5.1.2 概念属性	118
5.1.3 语体属性	119
5.2 优先理解模式的制约因素	121
5.2.1 歧义的类型学原因	121
5.2.2 优先理解模式的竞争类型	123
5.2.3 优先理解模式的制约因素	125
5.2.3.1 单义的可预测性	125
5.2.3.2 优先理解模式的制约因素	127

4 目录

5.2.3.3 不同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	140
5.2.3.4 优势理解向劣势理解的转化	142
5.3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认知特征	142
5.4 小结	146
第6章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语法化	148
6.1 语法化及内在机制	148
6.2 语法化的后果	149
6.3 名词词义的抽象化	150
6.3.1 名词空间义的丧失	150
6.3.2 名词语义的丧失	152
6.3.3 名词性质义的驱动	153
6.4 动词的功能变异	154
6.4.1 动词直接做定语与非谓形容词做定语的差异	155
6.4.2 非谓形容词的非匀质性	159
6.4.3 以动性成分为基础的非谓形容词的构成条件	161
6.5 词汇化	162
6.5.1 词汇化的常见表现形式	162
6.5.2 词汇化的制约因素	165
6.5.2.1 语义核心	165
6.5.2.2 构词法	169
6.5.2.3 模式构词	174
6.5.2.4 歧义	175
6.5.2.5 组配显义	177
6.5.2.6 使用频率	177
6.6 小结	178
第7章 结语	180

目 录 5

附录一	186
附录二	191
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38
专家评审意见	邵敬敏
专家评审意见	陆丙甫

跨语言的研究证明,名词和动词是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词类范畴。长期以来,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对名词和动词的研究很执著,尽管可能没有意识到跨语言的背景,但却有着朴素的语言感悟,进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研究视野的开阔,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更是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就研究的范式和路向而言,汉语语法学界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其典型功能、典型语义特征和典型组配等方面探讨,而对非典型现象则缺乏深入的考察和探究,这显然不利于全面地揭示其真实的语言面貌。的确,要对非典型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不是一件易事,这需要有一个参照平台,那就是对典型功能和特征的研究必须足够地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的研究为今天的非典型现象的考察作了必要的学术储备并奠定了基础。李晋霞博士及时地抓住这一学术契机,对动词直接做定语这一边缘句法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虽然本书研究的对象限于动词做定语这一特定的功能,但结论和方法对整个语法研究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启迪作用,为非典型句法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李晋霞博士《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首先在于,作者在考察动词直接做定语这一句法现象时,并没有采用惯常的手法将研究对象放在句子的界面上进行透析,而是选择了“动词+名词”这一特定的短语句法环境,借助短语平台来剖析动词的定语功能的实现,从而发现了单纯从句子层面所无法观测到的语言现象。可以说,

这一切入点的抉择反映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首先，“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词法与句法的接口。按照功能语法的观念，词法与句法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这个接口一方面可以静态地观测和描述动词在不同语法层面的功能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动态地窥视动词的句法功能漂移、短语凝结成词等语法化现象。书中许多有趣现象的揭示都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视点观测的结果。

其次，“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潜在的既可以表述动宾关系又可以表述定中关系的同形异义结构，存在着极大的歧解空间，但如果将这种置于名词前的动词投放在句子层面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观测动词由谓语到定语的游移路径和理解心智。从理论上推演，假如一种语法构造同时存在着几种相异的命题意义和语法关系的话，它们应该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即共时平面所呈现出的横向的语义状况体现了语言的纵向自我分化的过程。“动词+名词”短语正是现代汉语中形式与语义不对称构造之一。作者借助短语平台的观测给出了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先理解为动宾抑或定中的 16 种主要因素，即 1) 名词的典型性、2) 名词的具体度、3) 名词的控制度、4) 名词的定指度、5) 动词的典型性、6) 体貌因素、7) 动词的常规用法、8) 动词对施事的凸显度、9) 常规语义组配、10) 外部句法环境、11) 重音与停顿、12) 表达式的简单、13) 三音节的影响、14) 专业术语、15) 社会模式和 16) 使用频率，并且力图透过表象作出适当的理论概括。作者指出，在这些因素中，语言内部因素往往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驱动因素，非语言的社会认知因素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决定因素。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势理解向劣势理解转化的可能性与语言形式对意义的表达能力成正相关，这种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认知及百科

知识的违背。显然,这种概括是基于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极有可能不仅仅只适用于“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构造,而是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从短语层面较容易客观地对动词的定语功能进行科学的语法定位。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双音节动词无标志做定语的几率并不低,但如何看待这一句法现象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作者从典型性入手,在短语句法环境中探究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因素对“动词+名词”语法意义的影响,从而发现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与“动词+名词”的结构类型由动宾到定中的认知序列成正相关。换句话说,定中关系的“动词+名词”是由非典型动词与非典型名词组配而成的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进而推论做定语不是动词的主要的句法功能。这一结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汉语动词句法功能的认识。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还在于,提供了一个研究非典型句法现象的路径。一方面,作者将典型的句法结构和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视为一组最小的对比结构,以前者为参照来透视后者,凸现二者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差异,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从非典型句法结构自身出发来考察其特点,归纳和演绎并用,描写和解释并举,揭示影响语言的一些隐性因素和组合规则。这种研究思路和操作策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值得大家的关注。

李晋霞博士天资聪颖,思路敏捷,我们研究兴趣相近,颇得切磋之乐。现在她的《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书成,我先睹为快,写下自己的读后感,聊表欣喜之情。

张国宪

2006年6月

序二

晋霞博士，华中师大硕士，语言学博士，其人真才基量甚深，然显。晋蚕而知眠者，或更宜具其而，蚕蛾”固名音译+国语音译“于蛾虽只分对不相

为学三态：若蚕；若蛹；若蛾。

蚕，食桑柞“贪得无厌”，昼以继夜；吃足了，睡，蜕皮，长长长粗，再吃；再睡再蜕皮再长再吃……但蚕非小虫，而是“天”“虫”，怀有“天”大志向。实现这天大志向，当然不能只靠吃吃睡睡，需吐丝结茧，变态成蛹。最后还得破茧而出，展翅为蛾；蛾者，“虫”中之“我”。为学若蚕，摄取学术营养“贪得无厌”。但只若蚕，书虫也；需进而为蛹，裹丝静修，参道悟学。但只若蛹，书呆也；需再羽化为蛾，成学中之“我”，有独自学长。

1996年，晋霞考取华中师大硕士研究生，至今竟然整十年了。当她决定报考及应考之后，常来信问学，读其长信，仿佛看到一位有志青年，在蚕食语言之桑柞。读硕期间，晋霞心无旁骛，学业飞进。临近毕业，我劝她考博，但须另投名师，意令博取众长，然颇有逐徒之嫌，不知误会否？悟觉否？

2002年，我应邀参加晋霞博士论文答辩，有义务仔细阅读论文，印象最深者三：

其一，论题生发于语言事实，研究根植于语言泥土。不刻意演绎理论，更不是理论到理论。脚踏实地的研究，才具有真正的学术魅力。

其二，论文自如运用“典型性、生命度、具体度、个体度、自足度、及物性、有界性、显著度、语法化、词汇化”等概念，显然有功能认知语法的深厚学养。但也明显感受到作者中国传统语法的背景。多元融合，博取众长。

其三，观察事实，精道入微。比如用“语义核心”解释“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词汇化为“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的规律，且这种词汇化能促成类后缀的产生。又如分析“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结构类型的偏向性，借《汉语动词用法词典》穷尽考察，用数据证明制约偏向性的等级序列：施事>方式>工具>处所>原因>时间>目的>结果>致使>受事>对象。此类例子散布全文，可谓察微见著。理论不是舶来品，创新之理论，来自对语言事实的深入观察，来自对例外现象的规律性解释，来自对规律的层层概括级级升华。

晋霞获博士学位后，供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当时我谬膺所职，成为同事。其间她又南下华师母校，随我的导师邢福义先生做博士后研究。我与晋霞真可谓亦师亦友。在学术上晋霞若蚕若蛹，已有明证；我想知道，她能否成“蛾”？

李宇明

2006年7月1日

第1章 概论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要为本书的题目“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正名。乍一看书名,因为其中有“定语”一词,会有读者以为本书讨论的是句法问题。其实,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短语。在现代汉语中,动词直接做定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双音节动词直接修饰双音节名词,因此,对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的研究,主要也就是对双音节动词直接修饰双音节名词的这种短语结构的研究。

1.1 结构特点

从音节模式上看,现代汉语中单、双音节动词与单、双音节名词直接组配而形成的短语有4种形式:单音节+单音节(1+1)、单音节+双音节(1+2)、双音节+双音节(2+2)、双音节+单音节(2+1)。音节模式与结构类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规律,^①这种对应规律可大致表示为:

动宾	动宾/定中	定中
1+1/1+2	2+2	2+1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这两种形式在结构类型上一般对应动宾关系,如:写字、写文章。也有一些例外,

^① 许多学者都对短语中的音节组配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如:吕叔湘(1963)、吴为善(1986、1994)、张国宪(1989a、1990a、1990b)、Lu Bingfu等(1991)、冯胜利(1997)、端木三(1999)、王洪君(2001)、王灿龙(2002)。

如:活鱼、死人、瞎眼睛、炒鸡蛋。但是,定中关系的“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数量有限,无法与动宾关系的“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相比。在构成上受到的限制也较大,据张国宪(1989a)、王光全(1993b),可以直接做定语的单音节动词有两类:(1)极少数的单音节状态动词,如“活鱼”、“死人”、“瞎眼睛”中的“活”、“死”、“瞎”; (2)表示烹饪意义的单音节动词,如“炒鸡蛋”中的“炒”。可见,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这两种形式在结构类型上一般对应动宾结构。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这种形式在结构类型上可以是动宾结构,也可以是定中结构,前者如:学习汉语,后者如:学习地点。

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这种形式在结构类型上一般对应定中结构,如:保证人、表扬信。也有例外,如:吓唬人、糟践人、糟蹋钱。但这些动宾关系的“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数量非常有限,“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表示定中关系具有显著的倾向性。

定中关系的“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名词”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词汇化的倾向,因此,现代汉语里动词直接做定语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定中关系的“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本书重点考察这种结构。该结构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1. 是一种非典型的句法结构。现代汉语里,“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这种组配形式的典型句法表现是动宾,定中“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是用“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这种组配形式表示定中关系,可见是一种非典型的句法结构。
2. 是同形异构结构。“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既可以表示动宾关系,又可以表示定中关系,潜在歧义的可能性大。
3. 是句法与词法的中间站。从词汇化的角度看,定中“双音节动

词十双音节名词”系联着短语和复合词，是句法与词法的中间站。¹“非典型的句法结构”、“同形异构结构”、“句法与词法的中间站”这三个特点，使得定中“双音节动词十双音节名词”作为一种短语类型，具有特殊地位。²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对这类结构进行专门研究的价值。

1.2 研究现状

有关定中“双音节动词十双音节名词”的研究，可分为本体和应用两个方面。³鉴于本书是本体研究，下面就该结构在本体研究中的现状作一介绍。⁴有关定中“双音节动词十双音节名词”的本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 动词能否直接做定语；2. 动词的词类与功能属性；3. 动名组配的音节模式。

1.2.1 动词能否直接做定语

较早的关于定中“双音节动词十双音节名词”的研究，是动词做定语要不要带“的”的研究，换一个角度，就是动词能否直接做定语的研究。⁵

魏建功（1953）认为：名词的附加语如果是动词，一定不能省去“的”。⁶

何钟杰等（1955）认为：名词的附加语是动词时，往往要带“的”；但是，如果名词和附加语结合成一个名称，中间不用“的”，因为名称的性质接近复合词，如：改造过程、斗争方式。⁷

陈琼璇（1955）对动词做修饰语用不用“的”归纳了两条规律：1. 当用“动·名”短语结构作为一件或一类事物的称谓时，不用“的”，如：飞禽、来人；2. 凡“动·名”短语结构不能作为一件或一类事物的称谓以

及强调行为动作时,要用“的”,如:撤消的命令、死了的狗。婚,吸,而为端
胡新(1956)认为汉语中存在动词做定语不带“的”的现象,如:支配
地位、处置方法。余健萍(1957)从汉语发展史出发,认为:动词做定语本来不用“的”,用就是“添加”。并指出了7种动词做定语要加“的”的情况:

1. 字面不用古语的、避免像动宾结构要加“的”,如:喝的水;
2. 在名物化动词前面、避免像状语要加“的”,如:胜利的出击;
3. 强调定语的作用要加“的”,如:处置的方法;
4. 把合成词恢复为词组要加“的”,如把“住屋”恢复为“住的房子”;
5. 并列动词做定语要加“的”,如: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6. 有连带成分的动词做定语要加“的”,如:不会飞的鸟;
7. 有附属成分的动词做定语要加“的”,如:断了的桥。

《语文学习》对1956年10月至1957年2月期间的有关动词做定语用不用“的”的来信或来稿进行了意见综述,发表在1957年第3期上,主要观点如下:

1. 许多学者认为动词做定语用不用“的”应从做定语的动词与后头的名词的关系来看。如果两者可能发生动宾关系,就必须用“的”;如果不可能发生动宾关系,就不必用“的”。
2. 部分学者认为做定语的动词和名词如果结合得很紧密,成为一个名称或固定词组,虽然两者可能有动宾关系,但不能或不必用“的”。
3. 有些学者认为做定语的动词已经名物化了的可以不用“的”。有些学者认为自动词做定语不必用“的”,他动词做定语大多要用“的”。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动词本身是动宾结构,做定语常常可以不用“的”。有些学者认为动补结构的动词做定语常常要用“的”。
4. 有些学者认为做定语的动词要用“的”的常有一定的形态变化或一定的结构关系,如:(1)动词后头有“了”、“着”、“过”等时态助词和“上来”、“出去”等趋向动词,如:飞着的鸟、走出去的人;(2)动词前头有结构助词“所”、介词“被”,如:所请的客人、被封建制度统治的旧中国;(3)动词前头有能愿动词、副词或别的词